

# 赴港拜会金庸

□李冰

耳边不断有人说金庸先生,是“文革”以后的事。金庸先生的演说、专访不断见诸报端,在文化人中间也口口相传。

1986年,团中央组了一个访港团,有三十多位青年企业家、青年经济理论家参加,我是团长。我们是应香港培华基金会之邀去参加培训的,为期三个月。当时香港正是“金庸热”温度较高的时期。在香港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:在对青年人进行生存训练时,要把一个年轻人送到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独自过七天隔世的生活,除了食物和水以外,年轻人还可选带三样物品,问年轻人选什么。年轻人的选择是睡袋、手电筒和金庸小说。年轻人说,有了金庸小说,七天不会太寂寞。故事是否真实不必费力考证,反映的却是当时香港年轻人的心态。受到金庸粉丝的影响,我从香港返回后也捧起了金庸小说,虽然不算狂热,但也有空便读,在家书卷置于床头,出差装入行囊。

后来到了国务院新闻办,经常与香港媒体打交道,特别是参加香港回归的筹备工作,访港成了“家常便饭”。我对香港的传媒界还算比较熟悉,对香港文学界就不很熟悉了。到中国作协工作之后,为加强与香港的文学交流,我只好花工夫做些调研。中国作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与香港文学界建立了文学交往关系,“文革”期间中断,改革开放后得以恢复。之后,双方派团互访几乎每年都有,铁凝、陈建功、高洪波等很多作家先后访港,参加文学研讨、文学评奖之类的活动。内地作家与金庸、曾敏之、刘以鬯、潘耀明等一批香港作家结下了深厚友谊。这时,我们耳边经常传来港澳作家要求加入中国作协的呼声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中国作协曾吸收25位港澳作家入会,到现在,有些已辞世,有些已移居国外,余下的也年事已高。港澳



金庸(左)与李冰合影

与内地同根同宗,港澳文学与内地文学同源同种。香港在国际社会,特别是华人社会中居于特殊地位,是联系国际上华文作家的桥梁,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梁,加强与香港作家的紧密联系,可以辐射华人文化圈、扩大中国文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。出于这样的想法,我们打算尽快启动重新吸收港澳作家入会的工作。

吸收港澳作家入会,首先想到的是金庸先生。经与铁凝商量,我准备亲自去香港征求金庸先生的意见。赴港拜会金庸先生,带件什么礼物呢?反复斟酌,最好是请韩美林

先生给金庸先生画一匹奔马。古今中外,画马者众多,而韩美林先生的马是独一无二的。韩美林先生欣然命笔,画作装裱后,又配了一个精致的画框。画幅很大,携带不方便,我们一路上由两个人抬着,到了香港,又送到金庸先生面前。金庸先生仔细端详画作,十分高兴,再三让我们转达对韩美林先生的感谢之情。金庸先生还兴致勃勃地邀我在画作旁合影留念。

双方落座之后,我简要说明来意。听说我是专程来征求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意见,金庸先生满面笑容,很真诚地

问:“我合适吗?”我说:“当然。首先要您自愿,然后还要履行手续。”金庸先生问:“是些什么手续?”我作了介绍。金庸先生认真地点点头说:“我同意。”接下来,我们边用餐边闲聊,谈到了文学,谈到了养生,也谈到了版权。金庸先生知道有很多盗版的金庸武侠小说,他轻声地说:“我看到过,盗版书印的质量差,错字也多。”然后面无愠色地一笑。我感到这笑,不是无奈,而是大度。

金庸先生的勤奋令众人仰望。他学习勤奋,一生以读书做学问为乐,年逾古稀仍在读博,先后获英国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名衔、荣誉院士和哲学博士学位。他写作更勤奋,写下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等十多部武侠小说。金庸武侠小说是中国现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,继承了古典武侠小说的精华,又开创了新的范式。金庸先生还写了多部电影剧本、大量的《明报》社评。金庸先生第一部武侠小说是《书剑恩仇录》,在《新晚报》上连载。从《神雕侠侣》开始,他在《明报》上连载,每天700字,边创作,边发表。他除了为《明报》每天写武侠小说,还每天写一篇社评,业内人士称他“左手写社论,右手写武侠小说”,是“左右开弓,文武双全”。这样一种写作状态,一直延续到1972年写完《鹿鼎记》。

金庸先生当时的写作压力与今天的网络作家有些相似。一旦开题,作者要日日供,读者在日日跟,断供是不行的。同样是“快写快发”,但金庸先生文章的质量是现在网络作家们无法比拟的。金庸武侠小说不但故事情节悬疑传奇、环环相扣、引人入胜,场面描写、景物描写、心理描写也炉火纯青,人物刻画栩栩如生。而现在不少网络小说,过分热衷于情节化、娱乐化,文学性大量流失,作品形态粗糙、文词贫乏,甚至信手涂鸦,美学质地一片芜杂。金庸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,网络小说也属通俗文学。通俗文学也要讲究寓教于乐,弘扬主流价值,传播正能量;也要讲究构思精巧,语言雅致。在“快写快发”的催促下能做到出手不凡,只有靠丰足的学养和深厚的功底了。这方面,我们真该认真地向金庸先生学习。

# 对一座岛的思念

□曾剑

月亮升起老高,岛在深蓝的夜空下披着一层银光,脚下是无际的海水。远处的指航灯倒映在海面上,海水波光粼粼,粼光从脚下向远处扩散,一个浪,又从远处向脚下袭来。天水相接。两个哨兵,面朝大海,凝望着海水,凝望着远处的灯塔。在夜的微暗里,他们挺立,成为两个朦胧而迷人的剪影。他们在站岗,也在想家。

三山岛,迷人的岛。

岛之夜的迷人,是因为她的神秘,空旷;是她远离大陆没有依托之感而带给人的那一丝微妙的恐惧。岛的夜宁静,岛的白天,少了一分神秘,多了些许明澈。这里住着一群兵,一群年轻的兵。他们守着岛,守着祖国的大门。他们训练,奔跑与呐喊。除了兵,岛上没有一个居民。岛像风景区,幸运的是,她并没有游客敞开她的怀抱,也因此,这里的海水才如此清澈湛蓝,沙滩如此纯白洁净。
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这里的春,比“山寺”的春来得还晚。我去采风的时候,是5月初,岛上花未开,树之叶芽才绽破,岛绿得若隐若现,像雾一般轻柔缥缈。山顶上有几株树枯死了,非但没有大煞风景,反倒增添一丝坚韧的生机。树历经数年,死而不烂,枯树虬枝,像仙女飞天,像凤凰求凰,飘逸俊美。兵们体能训练,喜欢奔跑到山顶,在这里歇息片刻,看树,看更远的海。

职业习惯,我喜欢在岛上走,不放弃每一个角落。有些地方险峻,春明军医一直陪着我。同样是职业习惯,我会打探他们的状况。婚否?爱人或女朋友是哪里人?春明军医告诉我,他是吉大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生,喜欢军装,便“弃医从戎”。女朋友是他同学,在读研究生。

“多长时间见一次面?”我问。

“半年。”

我知道,这样的见面周期,对热恋中的人,是一种折磨,尤其是当下的年轻人。一定是我心里的愁绪写在了脸上,他反过来安慰我,说海岛上的军医,一年一轮换,年底,他就到陆地上了。那时,与女朋友见面就容易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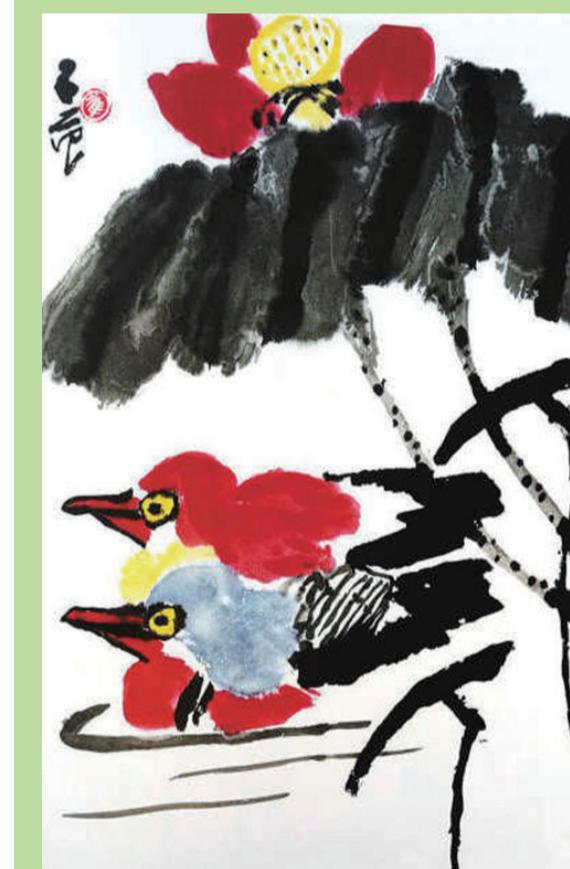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贺指导员,都在岛上待4年了。”春明军医说。

“他怎么腿瘸了?”我问。

我上岛时,指导员在码头接的我,他走路一瘸一拐,我当时问他,他笑着把话题折过去了。

“滑膜炎,膝盖上,”春明军医说,“与海岛上的潮湿有关。”

午饭后,我同贺指导员在门前的臭椿树下闲谈。臭椿其实散发的是一种香气。树干有水桶般粗,虽只是叶芽,依然绿荫如盖。贺指导员说,因为这株臭椿,营院门前无一苍蝇、蚊蚋。树下有石桌石凳,夏日,来客人了,



原上草  
臧克家书

第253期

崔子范作品

我恍然明白,一个在海岛上待了9年的老兵,讲不出一点故事。不是讲不出,是不愿讲。我想起他潮润的眼睛,想起艾青的诗句: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

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,大家都叫他司务长,我也叫他司务长。我想,他是称职的,他配得起这个称谓:“司务长”。

贺指导员让列兵夏雨照顾我,我高兴,我非七老八十,不需要照顾,但我喜欢同年轻列兵在一起,那样会使我忘记自己的年龄。饭后夏雨陪我在海边散步,有时陪我玩飞镖,定输赢。起先他故意输给我,后来发现他不故意都无法胜我,就羞红了脸。我愿意看他笑,一嘴洁白的牙,将他的年轻与健康一展无余。人的老,是从牙开始的。

我问夏雨,来岛上有何感想。

他说,他刚分到岛上,很失落,简直不想干,想哭,但一直憋着眼泪,直到有一天,与他一同分到同一个新兵班,因为身体的原因,退回原籍,没能留下,那一刻,那个战友哭成了泪人,那一刻,他的眼泪哗啦淌。“那天我哭了半个晚上,战友的离开,让我知道,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岛上当兵,能留下是多么荣幸,多么值得珍惜。”

夏雨是湖南人,高中生,想报考军校。他告诉我,他学的是文科,考军校并不占优势。“考上了,读军校去;考不上,就回家。”

周六的下午,倘若无风无雨,除了站岗的、坐班的,兵们都会来到海边,看大海,想亲人。无论家在南国,还是北疆,朝着同一方向,好像家都在同一个城市,或同一个屯子。他们在海面迷蒙的雾气里,都能看见自己的亲人。

无边无际的深蓝,与无边无际的寂静,就是这一刻的心境。

我那次离岛后,指导员就到团里当股长了。说来也巧,我走了好几个地方,走后不久,那里的主官都提了,有人以为我向上级反映了情况。其实不是,我只是个作家,没那么大能量,我只能说,我去的地方,都是艰苦的地方,我只想说,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他们各自的上级,心里亦有一杆秤。

我离开三山岛一年有余。我不知道,岛上的兵会不会偶尔想起我,就像我偶尔想起他们一样。

替换春明军医的军医上岛了吗?司务长为了给养,还要冒那样的险吗?那个叫夏雨的兵,是坐在军校的教室里,还是行走在湘楚大地上?我甚至不知道他叫夏雨,还是夏宇。我想他是夏雨,这名字有诗意,也符合他这样一个白面书生。我有三山岛的军线号码,我抓起话筒,拨了许久,但并没拨打。我希望他们都离开了岛,去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,我又害怕得到他们不在岛上的消息,那样,我对岛的思念将变得苍白。我放下电话。有些事,该朦胧就朦胧着,这样挺好。

## ■赣南笔记·之三

铁山垅镇位于赣州于都县南部偏东,距县城37公里。这里东邻会昌县白鹅乡,西南与靖石乡接壤,北连禾丰镇。全国九大钨矿之一、著名的铁山垅钨矿就在这里。钨是一种特殊的稀有金属,极难熔化,硬度高,延展性强,在常温下不受空气侵蚀,甚至不会与强酸发生反应,具有很高的稳定性。所以,在工业尤其是军事上有着广泛的用途。也正因如此,不言而喻,这座全国闻名的钨矿也就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价值。

一个天气晴好的上午,我来到铁山垅钨矿。

我一直觉得赣南的大山有一种独特的雄浑气势,似乎蕴含着强大的气场。而于都的山水则于这雄浑之中又有几分秀美,如同水墨画中的一缕亮色。车行至铁山垅境内,便可看到一座座高大的尾矿堆,这是经过冲洗筛选的废弃矿石,当地人称其为“尾砂”。

这片矿区已有八十多年开采历史。相传上世纪20年代,当地村民上山挖竹笋时,偶然在山坡上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石头,颜色乌黑,其间还有晶亮的光泽,于是便捡拾回来。后来此事被精明的矿商知道了,很快判断出,这是一种叫钨的稀有矿石。也就从这时开始,各地矿商蜂拥而至,并很快建起专门收购矿石的货栈。当地村民也就争相上山捡矿石。当时的矿石价钱是由矿商说了算。据记载,1924年6月“华记公司”收砂块的牌价很低,仅8个铜板一斤。后有“广安公司”等一些矿商接踵而至。再后来也就有了铁山垅钨矿。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,今天的铁山垅钨矿以生产优质的黑钨精矿而闻名。产品既可冶炼,也可水治,而且综合回收的附产品有铜、铋、铝、锌、锡、银等。

我来铁山垅钨矿,是因为这里曾有一段特殊的历史。

1929年初,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创立中央苏区。为打破当时的经济封锁,解决经费问题,1930年冬,红军的一个团来到铁山垅分水坳,开始参与钨砂开采。根据中央临时政府关于发展苏区经济工作的指示精神,采矿计划提出“详细调查,拟定恢复和提高钨砂生产”的方案,于1932年春成立“中华钨矿公司”,并在大窝里召开了成立大会。毛泽东的弟弟、时任苏维埃人民政府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兼任公司总经理。毛泽民到任后,按照苏区中央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,发动群众,团结商人,与盘踞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阀陈济棠部队开展各种形式的“边境贸易”。据当时统计,仅1931年至1934年4月的4年间,铁山垅钨矿生产的钨砂就达4193吨,财政收入430万银元,成为当时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,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这片矿区很大,隐在群山中的一个山坳里。

矿上的人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。据老人回忆,当年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央苏区进行“边境贸易”,其实对这片矿区觊觎已久,一直想将这个钨矿据为己有。当时的红军已看出陈济棠的野心,在战略转移之前,便将已开采出还未来得及处理的大量钨砂深埋于地下,以便将来有一天回来时再重新挖出来。但是,当时负责埋藏这批钨砂的人后来都已不在,于是这些钨砂究竟埋在哪里也就成了一个谜,也成为一笔神秘的宝藏,至今仍没有找到。

当年在这个矿上曾有一个二百多人的劳改队。劳改犯人中有恶霸地主、流氓土匪,还有犯了罪错的红军干部和战士。也就是这个劳改队,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当时犯有罪错的红军干部和战士,情况也形形色色。我曾在一份资料上看到,在这个劳改队里有一个红军的科长,曾经负责苏区机关办公用品的管理和发展。当时中央苏区办公照明是用油灯,烧的是可以食用的豆油,所以大家每月来这位科长这里领取办公用油。当然,那时苏区的生活可以想象,很艰苦,伙食也很寡淡。于是这位科长就经常把大家用的豆油私自拿去饭馆让人炒菜,或者换酒来喝。后来他的这种腐败行为被群众举报。经上级调查,竟然还有其他一些贪腐情节,于是就将这位科长连同其他的几个人一起处理了。

就是这个红军科长和他手下的几个战士,后来成为我小说中的人物。

当地一位朋友为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当年红军在战略转移之前,为保护这座极具价值的铁山垅钨矿,不让国民党军阀陈济棠有效地利用它,决定将所有的巷道口都炸掉,这样也就可以将矿坑封闭起来。而就在炸掉这些巷道时,却将其中的一个巷道忘记了。当时在这个巷道里,有几个劳改犯人仍在采挖矿石,他们对外面发生的事还浑然不知。这其中有人土匪恶棍,也有两个犯有罪错的红军战士。后来,一个战士偶然得知了外面的情况,于是和战友商议,为保护这个巷道,也为了不让这几个劳改犯趁机逃跑,决定在巷道里面用炸药将这个巷道口炸掉。就这样,他们把自己连同那几个罪犯,永远地封在了这个巷道里。

我听了这个故事想了很久。我一直试图想象,这两个红军战士是什么样的人。

这个傍晚,我来到矿区的一个山坡上。坡下是一条小溪。由于多年冲刷砂矿,溪底的石缝里已积了细细的一层薄沙。溪水流淌的声音很轻,听上去也很清澈。我朝群山望去,心里在想,在这些山峦的下面还埋藏着多少故事呢?而这些故事,也像钨砂一样珍贵。

中国梦